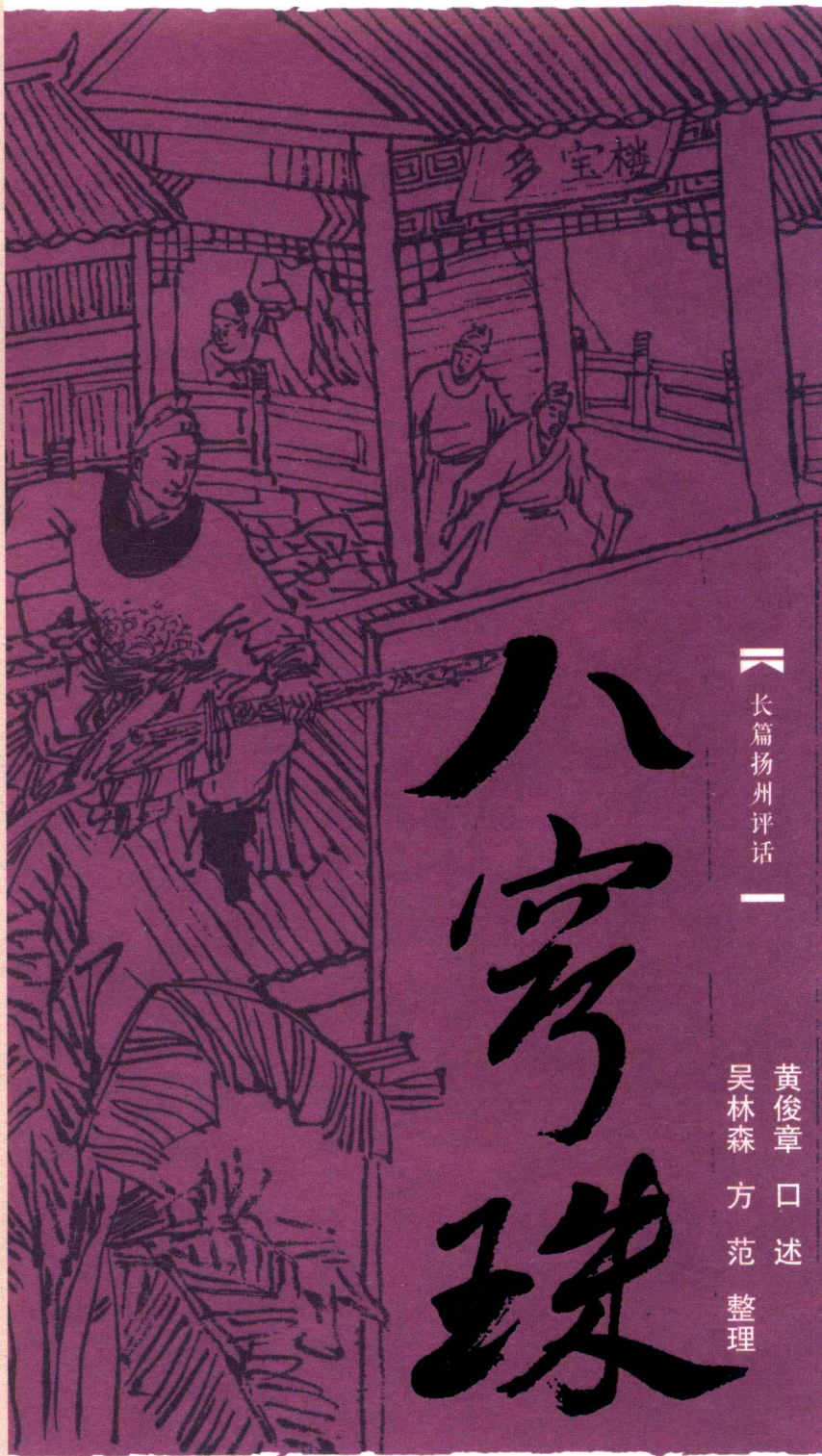


长篇扬州评话

黄俊章 口述
吴林森 方范 整理

八宝珠



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 编

· 下册 ·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黄俊章 口述
吴林森 方范 整理

· 下册 ·

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 编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八宝珠

长篇扬州评话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窍珠/黄俊章口述;吴林森,方范整理;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编.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81130-546-3

I. ①八… II. ①黄… ②吴… ③方… ④镇… III. ①评话—中国—当代 IV. ①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9963 号

八 窍 珠(下)

口 述/黄俊章

整 理/吴林森 方 范

编 者/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

责任编辑/吴小娟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54.5(全三册)

字 数/1 01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546-3

定 价/158.00 元(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八窍珠》编委会

主 任：周文娟

成 员：张志耕 马建中 殷国平 孙小梅
顾雄林 周连锁

主 编：周明磊 吴林森 方 范

副 主 编：金璐明

编 审：罗戎平

编 辑：吴 云 怀 悦 刘燕平 张 楨

审 校：周 旋 张翔龙

文字统筹：秦 露 汤小娟 周彤云

插 图：安有芳

口 述：黄俊章

整 理：吴林森 方 范

记 录：徐 伟 王礼刚 金基厚 李德柱
赵 珊 孙 叶 章 瑀

目 录

第二十八回	赛包公智放刺客	孟忠弼相府起尸	001
第二十九回	计中计捉拿真凶	都察院三堂会审	025
第三十回	梁彦山受审认罪	魏忠贤刺皇杀驾	051
第三十一回	千岁爷私探梁庄	张德龙命丧火牢	071
第三十二回	五鬼星擂台称霸	众英雄奋勇争先	094
第三十三回	严秀智取呼天庆	了空复擂伤英雄	118
第三十四回	没牙虎擂台拼命	赛时迁梁庄行刺	144
第三十五回	肉担子除去了空	俏才郎探庄遇险	166
第三十六回	皇甫举再探梁庄	众英雄营救信王	187
第三十七回	马成龙攻打梁庄	铁冠子收复朱妖	211
第三十八回	御营兵倒取梁庄	没牙虎身陷寺庙	234
第三十九回	崇祯登基理朝政	祝贤巡按下江南	259
第四十回	打太湖群英荟萃	杀魏川夺回宝珠	280

第二十八回 赛包公智放刺客 孟忠弼相府起尸

晚上，周师爷带个钢刀过来预备杀孟忠弼。到了孟忠弼住处飞身下来，只见孟大人在里面聚精会神看书。周师爷一望，坏了，他要睡着了我就有办法了。睡着了，我随便把门或窗子拨开之后，进去刀起头落，他这个没有睡着，我拨到门拨到窗子，多少要有声音，一有声音，他喊起来之后，不可能没得人保护他的。以往魏忠贤也派不少人来杀过他的，到今几个杀的人一个都没家去，说明这个侩子十分厉害。那我就等他睡着了？像他们这种念书人看到书入了神之后，照样今几个一夜就不睡觉了，一直要到天亮看了完了，等到天亮我怎么杀法子？

周师爷低头想了一想，有了，好在是乡村集镇，这个房屋的结构他基本上清楚，人退到天井，飞身上房子，由走孟大人这间住房的后檐飞身下来，下来之后一只手执住钢刀，一只手伸出来往墙上摸了一摸，估计得一点个不错。这个墙都不是砖头砌的，土基墙。周师爷把自己的身子蹲下来之后，手上钢刀再起，右手抓住刀把子，左手稳住刀背子，刀尖就往土基墙上扒了一个洞。他只要扒个洞，头能进去，他浑身就能进去了，今几个周师爷这个玩不起来，他扒得个洞还不小，把身子趴下来之后使动蛇形式，从洞口游了进来，游进房间把头微微抬点起来往前头一望，前头地下有一道亮光，这个说明大概是床边上床单挂下来的，也晓得自己大意，滚到床肚头来了——刚才忘了，孟大人背后就是一张床嘛，连被褥都放好了准备睡觉——先是床单在那块地方，周师爷慢慢地游过来，轻得一点个声音都没得，把手上的刀尖再起，就把垂在下面的床单挑了一点个起来，人把头伸出来了，头伸出来，再注意一望，看见孟大人还坐得那块看书，房间僻静无声，一点个声音都没得。

周师爷看见孟忠弼还在看书，机会难得，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他只

要站起来，两步头就已经来到孟大人的背后了，人朝背后一站，钢刀举过头顶，准备认着孟大人后脑勺第二颗算盘珠子底下、第三颗算盘珠子上面——这个是刽子手杀人下刀的地方——准备在这个地方撸起来一刀，一刀下去，尸分两地，大功告成。事情就成了功了，马人把人头带回北京向魏忠贤复命交差。

他才把个刀头再举，准备下刀，在这个时候，坐在此地的孟忠弼冒里冒失把桌子一拍，骂了起来：“你这个东西真不像话，大英雄想要明取明采，正大光明，这个半夜三更，到人家做个刺客算什么东西？卑鄙小人！”

骂过之后，低头看书。周师爷被他一吓，把个刀停下来，怪不到人说孟忠弼难杀呢，杀不掉的，哪晓得他这个后脑勺还有两个眼睛呢嘛，我今儿个来就是做的刺客，他望得清清楚楚，骂得明明白白，骂我做刺客，算什么东西，要明取明采，这个世界上啊，居然人这个后脑勺还有两个眼睛哪，我出生后还没看过呢。所以周师爷把个刀停下来，就注意朝他后脑勺望，单看他后脑勺这两个眼睛在哪块，他准备看清楚了之后再下刀。还让你再下刀呢，你就不晓得旁边有人在这块？

哪个？孟大人的心腹家将孟生、孟贵。这两个人原来就是江湖上的两个大侠客，姓马，后来看到孟忠弼为官清正，奸贼当道，生怕孟大人被奸贼所害，两个人情愿改姓孟，跟随孟大人，寸步不离，保护大人。今儿个吃过晚饭代他把小行装铺叠下来了，准备让他睡觉了，哪晓得他看书了。弟兄两个也晓得大人的脾气，他要么不看书，他一旦看书入了神，照样今儿个一夜就不睡觉了。他不睡觉嘛，我们不能坐在旁边眼睛睁多大的，望住大人读书啦？两个人就拿了一块板子朝东山尖下地下一摆，两个人就在这块板子上睡觉了。一块板还能睡两个人？你别看就这一块板并不宽，弟兄两个睡得蛮舒服。什么玩意头？孟贵睡住那头，把脸对住东山尖，把两条腿朝起一蜷，两个胳膊头子顶在自己心门口。孟生睡住这头，脸朝房间，背对东山尖，也把自己两条腿朝起一环，两个胳膊头子对住自己心门子，两个人屁股对住屁股，弯套弯，你别看，就这么个狭狭的一个木板，弟兄两个睡得蛮舒服的。

由打昨儿个接到圣旨之后就开始忙了，再加上整个一个白天在保定城走不起来，跟百姓纠结，也辛苦了。弟兄两个睡着了，孟大人不拍桌子不骂，一个暂时都不得醒。

偏偏孟大人把桌子一拍，高声大骂，弟兄两个什么人啊，保护大人的人啊，而且他们是为武的，睡觉凝神得很呐。听到孟大人这声骂，两个人同时把眼睛睁开来了，不过孟贵面对东山尖他还没看到，孟生面朝这边望得清楚，看到个黑影子站在大人背后，钢刀已经举过头顶。

孟生来得快了，把左脚伸出来之后，朝地下一踩，脚不踏实地，就出不了

力，把自己右腿朝起再旋，右脚就往周师爷左边胯骨这个地方用劲把他往旁边一拨，踢不是踢，你还不能踢，你别以为踢有用，你一脚踢上去以后，他正好顺势朝大人身上一趴，他手上有雪亮的钢刀，趴在大人身上，倒到大人身上随便什么地方，捣个洞，怎么办？

现在要紧的都不是要刺客的命，要紧的是把大人性命保住，最先把他拨到旁边去。孟生本事好、劲道又大，他这一脚拨过来之后，周吉周师爷一点个准备没得，做梦也不晓得这个黑底下有个人在这块呢，他把一头的神经都摆在孟大人后脑勺，望他后脑勺两个眼睛在哪块，就被孟生一脚再拨，脚底下没能站得住。

“别动！”孟生沾地就起，上来之后，右腿屈膝，把他小肚子磕住，左手把他颈项一叉，“绳子拿过来！”

孟贵连忙把绳子递过来了。哪块来的绳子？现成的，代孟大人把一床小行装打开之后，行李绳子摆在旁边。帮他反扳弓，朝起一绑，把刺客跪倒在书案面前，代他把钢刀先搁到旁边去。

“禀大人，抓住刺客一名。”

倚老爹吓得都没敢掉头，听到声音，他有数呢。把跪在书案前的人望了一望：“刺客，姓什么东西，叫什么东西呀？本院晓得一个人没得血海深仇，何能提刀杀人哪？哪里跟本院有什么仇啊？本院为官几十年，我审的案子就太多了，哪里能桩桩清、件件明吗？这是哪个案子审得不清不楚，你朋友受了冤枉，你要报血海深仇？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杀得对，你杀得好！怎么样啊？还是不开口？那你就是和本院没得仇啰。你以为今儿个行刺本院，反正性命难保，杀个头，碗大个疤，反正是个死，那我就死不开口。本院可以告诉你，你不开口，我是不会杀你的，我把你带到北京，一堂一堂地审，一件大刑一件大刑地拷，到那个时候你活罪难受，最后还得开口。既然是个英雄好汉，就能敢作敢当，你今儿个只要讲出来，为什么事行刺本院，本院倒可以赏你死得个痛快，一刀之罪，杀个头不过碗大一个疤，那有什么关系呢？”

周吉本来准备不开口，反正这个事情不成功，自己是非死不可，与其是死，还开什么口，说什么东西呢？

但听到孟大人这一番话，坏了，我是情愿死，可他不杀我，他狠了去了，把我带到北京，那个活罪不难受吗？“大人，你叫咱开口可以，不过只求大人最后赏咱一刀之罪。”

“可以，你姓什么东西？叫什么东西？”

周师爷一想，反正我不把魏忠贤吐出来，不连累魏忠贤，我终归对得起魏王，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人，你一定要问，小人姓周，叫周吉。”

“周吉？哪里人氏？”

“山西太原府西门外吴家庄人氏。”

“见了本院，为何不抬头？”

“行刺大人，罪该万死，不敢抬头。”

“暂且恕尔，抬起头来。”

周师爷慢慢地把头朝起再看，孟大人理住胡须把他整个相貌看了一看，一声哼。

周吉低头。

“你是山西太原府西门外吴家庄人氏？那本院是山西太原府西门外孟家庄人氏，这个孟家庄和吴家庄只隔三里路啊，那你既然是吴家庄的人，你可认识吴家庄一个员外吴强吧？”

“大人，若提吴强，他就是先父。”

“这个东西真刁蛮，怎么父子不同姓啊？你拿我开心呢？”

“大人不知道，小人在家之时，打抱不平，误杀了人，溜逃在外，不敢姓吴，改姓的周。”

“闯的祸溜出来的？那你家父亲死了多年了？对，就应该是叫吴吉了。”

“对，原来叫吴吉。”

“吴吉，你可知道，你家父亲在日之时，跟本院有八拜之交啊！”

“这个，小人不知道。”

“你年纪太轻了，你到哪里知道这件事情？孟生、孟贵，弄了半天，我当是哪一個，自家侄儿来了，松绑。”

孟生、孟贵在旁边把他望望：“大人，我们别闹得玩好不好？今儿个还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就是你的侄儿，现在是行刺你的刺客，就能松绑了吗？”

孟大人一再催促，没得办法了，赶忙过来之后，把他绑松得了。当然，两个人更加小心，站在旁边，防止万一，回头动起手来，大人毕竟没得本事。

“拿个凳子给他坐下来。”当个客人招待玩，还要拿个凳子呢。孟生拿张杌子朝下一搬，吴吉坐下。

“你在家误杀了人，逃出来之后是到的什么地方？”

“到了北京。”

“嗯，到了北京再好都没有，本院就在北京，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因为不知道先父跟大人有八拜之交，所以没有前来。”

“那你后来到了什么地方？你这个小孩子真不凭良心，我看在你父亲面上不跟你计较，饶恕了你的性命，你在自家叔父面前都不讲真心实话啊？”

“大人，你实在要问，小人也没得办法，才在魏王府立足栖身。”

“那也没得关系，混口饭吃吃的嘛。那今儿个就是魏忠贤叫你过来行

刺本院的了？”

“大人，是魏王的差遣。”

“嗯，贺喜侄儿，你要做官了。”

“大人，怎么做官？”

“我把你带到北京，你代我当面跟魏忠贤对证，是他叫你过来行刺本院，我办了魏忠贤的罪，提拔你做官，好不好？”

吴吉赶忙站起身来朝下再跪：“大人，魏王千岁待我天高地厚之恩，今生不能补报，来世犬马难还，如果你要把我带到北京与魏王对质，小人情愿在这儿一头碰死。”

“好，你这个小孩子有良心。做人嘛，就应当是这个样子。起来！”叫他站起来之后重新坐下，“那你这个山西太原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还有年迈的母亲、未曾完婚的妻子。”

“那我把你放了走，你还到北京去见魏忠贤，好不好？”

“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小人今儿个行刺您老，就是报了魏王之恩，不是您老饶恕，小人性命都难保，因此小人已经报了恩了。”

“那你准备到什么地方去？”

“小人准备回去。”

“回去不行，你那个案子还在，回去之后当地官还要找你的麻烦。这样，正好山西太原知府是我的一个门生，我来写封书信叫他代你把那个案子了掉，把你留在他的面前做个心腹当差，让你们合家团聚，夫妻完婚，好不好？”

“您老如此做法，就是先父死在九泉也要感谢你了！”

“没得关系，自家叔侄嘛，起来起来！”马上叫孟生、孟贵把纸墨准备好了，孟大人写了封书信给山西太原知府，把书信攒起来之后，关照孟生在那个办公费里头先支二百两银子，等到了北京领了干俸银子再还了他。

这二百两银子一起跟书信交了把吴吉：“你回去吧，好好地侍奉母亲，夫妻完婚，一家团聚吧。”

吴吉磕头感激孟大人。坐下来谈了玩玩，问：“吴吉你已经到了我背后，把钢刀举起来了，怎么不下刀杀的呢？”

“你骂的，你说大英雄想要明取明采，做个刺客，卑鄙小人。我以为你脑勺子后头还有眼睛，吓得把刀停下来了。”

孟大人低头把自己看的这本书再一望，孟大人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哪块脑勺子后头有眼睛呢，他是看书骂的。孟忠弼这个人喜怒哀乐都喜欢摆

得脸上。他看到书,看到高兴的地方,看到好的地方,他就赞好;看到不对的地方,他就骂。今儿个哪晓得这一骂,把个命保下来了。

谈谈说说,时间不早了,吴吉准备走了。

“吴吉,魏忠贤待你怎么样?”

“待小人天高地厚之恩。”

“你报效过没有?”

“报效过了。”

“那本院待你怎么样啊?”

“叔父大人待小人也是天高地厚之恩。”

“那你报效过没有?”

“没有报效。”

“那你准备怎么办?”

“以后有机会以死报答叔父大人。”

“好,你这个小孩子有良心,算得了是个英雄好汉,走吧!”

吴吉到山西太原去了。

他一走,孟生、孟贵不放心,说:“大人,可是你的侄儿?”

孟忠弼摇头:“不是的。”

“啊?不是的,行刺你的刺客,你就认他为侄儿了吗?这种人,打死了他不会说一个真字的,你何必放他走?你把他带到北京,就跟魏忠贤算账了。”

“你们别着急吵,你没听他嘴头说啊,我现在要把他带到北京,他情愿一头碰死,魏忠贤待他的恩情,他还暂时还没有完全忘却,所以我就想到这么回事。他要家去,山西太原知府是我的学生,我把个人暂时存在他那个地方。我到北京忙呢,我先要忙梁彦山的事呢,你等我把梁彦山的事情忙过之后,我就跟魏忠贤谈谈了。魏忠贤啊,某天某日你还派人杀我呢。魏忠贤当然不承认,不承认不要紧,我一封书信跟我家学生就把吴吉要得来了。到了堂上我就问吴吉了,可是魏忠贤叫你过来杀我的?到那个时候他不说也得说。”

孟生、孟贵佩服。这个时候佩服孟大人还是小事一桩,马上下来,孟生、孟贵才晓得孟大人这个道理大了,今儿个也不不过暂时先放走了吴吉。当然他们今儿个就不睡了,还睡什么东西呢?马上都要天亮了。

孟忠弼在路上乡村集镇客栈住了一晚,北京城出了大事了。如果这桩事情不出,梁彦山绝对办不了罪。出的什么事?因为消息也传到方公府,说孟大人回都审问这案,个个高兴,孟大人家来就好了。

皇甫举把大家望望:“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孟大人回来也不能把梁彦

山怎么样的。”

“埋没英才、赚杀书童这么大的案子办不了梁彦山？”

“这个两桩事嘛，要摆在旁人身上，一等一的大事。但放在宰相梁彦山身上，小事一桩。我告诉你们啦，你就看埋没英才，祝贤功名没有遂心。梁彦山什么人啊，不但是宰相，而且是国丈啊。到那个时候案子审下来，梁彦山就是承认埋没英才，你祝贤功名没有遂心，皇帝老儿出来打圆场了，好说‘祝贤啊，梁彦山不对，你这么好的学问，何能不中呢？来，朕钦点你的状元，让你功名遂心，没事了吧？’第二，赚杀书童，是梁彦山亲手拿刀杀的？这个当然不可能哦。既然不可能，到时候梁彦山撂个人出来顶案，即使是梁彦山承认指使人杀的，梁彦山什么身份啊？而且这个两桩事情办不了梁彦山事小，梁彦山这个老贼狗急跳墙，在北京城起兵，马上北京城大乱，明朝江山都危险。”

“照老大哥说怎么办啊？”

“照我说事倒有桩事，这桩事比埋没英才、赚杀书童大上百倍，只要把这桩事情弄出来，梁彦山不要说宰相靠不住，老命都难保。”

“什么事情？”

“三月初八晚上，多宝禅林这把火怎么烧起来的？就是有人放火也不可能烧成这种样子，肯定是梁彦山指使人去烧的。三百多个全部烧死在里面，一百多个先被杀，后被烧，一百多个全部被烧死了，这个事情不比这两个事情大上百倍？再说，当家老和尚先皇替修等于是皇帝的老子，如果把这个事情弄出来之后，皇帝老子再不办梁彦山的罪，皇帝就是自己不孝，你上人老子被他烧死了，你都不报仇啊？所以梁彦山老命都难保。”

“那老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我到了北京之后，闲了没得事做也到多宝禅林转转望望的，找不到一点个消息，明几个孟大人倒要家来了，今儿个晚上，我再去看看瞧。”

“你老大哥一个人去？”

“一人不抵二人计，严秀兄弟，你跟我一起去。”

两个人家丁打扮，家伙都没带，掌住灯球。灯球上有字“方公府”，一路上看到这个灯球就是到了四岔路口有官兵把守也要放行的。赶到多宝禅林再一望，多宝禅林外围墙都砌起来了，大概白天在这施工的工匠还着实不少，因为天晚了，都家去睡觉了。此刻寂静无声。

“老哥，怎么办？”

“严秀兄弟，这个地方大了，我们何必一起找耽搁时间呢？我走东边过去，你走西边过去，到了后面当中，我们两个人碰了头再一起出来。”

“行。”皇甫举走东边掌住灯球朝后找，严秀从西边掌住灯球也朝后面

找，一路找过来之后，单单俏才郎严秀人到西北角，把头朝过一偏，马上就能看到皇甫举过来了，手上有灯球呢，他把头偏过来正准备看皇甫举老哥到没到，猛然看到自己不远处有个更棚。大概风刮的，更棚门打开了，更棚头地方不大，一张桌子、一张床。在床铺边上坐的大概是个更夫，两手一抄，自言自语，嘴头谈住说住呢：“我就不懂了，怎么到了晚上，你们都来了？你们不要跟我王彪闹，把我王彪这条命闹得了，对不起，你们冤沉海底，永远报不了仇。这桩事只得我王彪晓得，旁人哪个清楚哟？”

严秀听到之后，赶忙加快脚步迎到东边，皇甫举过来了，“噗”，先代他把灯球吹熄得了，把事情告诉皇甫举。

皇甫举一听：“你把灯球也熄得了。”两个人把灯球熄了之后，到了更棚门外。站在更棚门外，就注意听这更夫嘴头说的话，哪晓得更夫说的话仍然反反复复，糊里糊涂，但是隐隐约约好像是暗指三月初八的事情。皇甫举关照严秀：“你在更棚门外站住，我不喊你不要进去。”老人家把灯球交给严秀，自己空手慢慢地“踏踏踏”跨进更棚。脚底下有道声音惊动了王彪，王彪这个日子难过呢，他老实人一个，三月初八晚上这个事情只得他自己一个人晓得，现在又不敢说，白天更不敢跟人家谈，谈下子马上消息传到梁彦山跟前，自己性命就难保，到了晚上不得人了，他一个人在更棚头晚盹打瞌睡，稍微说两句，这个心头好过点个。

这个猛然听到脚步声，王彪晚盹的人把眼睛稍微睁了一点下来，两眼朦胧，似睁而非睁，外头有风刮进来，有灯的灯头只得一点点，跟鬼火差不多，看到进来个年纪大的朋友：“老大叔啊，哪块这个三百口子还有你在里头哪？我没见过嘛，今儿个头一回嘛！”

皇甫举这个人多聪明啊，听到王彪这句话，就借住这句话：“王彪啊，也有我呢，你不代我们报仇吗？”

“你放心，我天天跟你们打招呼，你们不晓得，现在北京城这些官员都是他的死党门生，我要跑得去告状，连我的命都保不住。我把命玩得了，你们还申什么冤、报什么仇呢，我要等钦差大人来，我再去报仇。”

“那你晓得三月初八晚上这把火是哪个放的呢？”

“老大叔啊，告诉你不要紧，旁人不能说，回头他走漏了风声，我命都难保的……”

如此如此，他告诉皇甫举：“这个放火的领头的就是梁彦山的心腹家将梁庆了。这个他赖不掉，还撂了二十两一大锭把我。”

“这二十两一大锭此刻在什么地方？”

“老先生你放心，我王彪再穷死了，脱裤子当当舍不得用，撂在床肚埋在那块呢。等到有青天大人来，我去告状的时候，要拿它作证据呢。”

“王彪啊，你这个人老实，而且我告诉你啊，你马上要代我们报仇了。马上有个青天大人要家来了。”

“你们这些人，耳风都比我长。哪个家来？”

“孟忠弼孟大人。”

“侬子，孟侬子好人。他家来我头碰肿了替你们告状。”

“那你现在就跟我们去告状。”

“老大叔，这个别闹得玩，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们阴阳不搭界。老大叔哎，你放心，你走你的，孟大人家来我代你告状。”

“不行，跟我走。”皇甫举话越说越重，王彪一吓把眼睛全部睁开来，不得命了，是个人啊。你别看老实人啊，老实人这些地方他也玩得出来呢，笑嘻嘻站起身来：“哈哈，老大叔啊，我跟你没会过，今儿个头一回啊。”

“王彪，你刚才跟我说过话。”

“我刚才跟你说话的？我刚才睡觉的，我一个字没说。”

“你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赌咒，我没开口。”我不承认，你没有办法。此地无闲人，只有你我两个人，你有什么办法道我啊？

“我有人证明。”

他还有人证明？“哪有人证明啊？”

“进来！”俏才郎严秀叉步进来：“咱也听到了。”

没得命了，他还有人证明哦！

“老大叔啊，我王彪老实人啊。这桩大事摆在心头，我吓得抖抖的，又想报仇又不得办法，你不能把苦把我吃啊！”王彪吓得苦苦哀求。

“王彪，你别怕，你看看瞧我们灯球上有字，你晓得我们哪块来的？”

“哪块来的？”

“方公府来的。这个上头有个‘方’字你可认得？”

“方爵主是个好人啊，不过你叫我认这个字，对不起老大叔啊，扁担大的一字都认不得。”

“我们方爵主有个亲眷就死在多宝禅林，他想要代亲眷报仇，就是找不到这么个人，没得证据。现在你既然晓得这桩事，你去到方公府告诉我们方爵主，方爵主明几个在孟大人面前打个招呼，你去告状就不得苦吃了。”

“老大叔啊，你年高德重，养儿养女的人啊，你不能把苦把我王彪吃啊！”

“你放心，绝不会把苦把你吃。”

“我现在就跟你走。”王彪收拾收拾，严秀过来把自己带来的两个灯球重新点起来。

“老大叔，我们就走啦。”

“不是走啊，你那个二十两一大锭在哪块呢？”

“这个你放心，舍不得用。”趴到床肚一阵子扒，把二十两一大锭扒出来了，摆在身上。

当然，王彪就此不来了。以后他家这个地方哪个来敲外更，那个随他去了。

带回方公府之后，方举众弟兄大家个个高兴。

王彪从此就在方公府，乖乖，拽起来了！皇甫举特地派四个当差的跟着侍候他，早上要弄个早茶吃下子；中午还要跟他们弟兄们坐在一起弄个酒喝了玩玩；下午还要花园头逛逛，看看花园的景色；晚上弄个晚酒吃吃，陡生富贵。

第二天早上，皇甫举关照方举：“你把我昨几个抄下来的王彪所说的这番话、这张纸，你到范相府交给老太师范景文。孟大人回来之后不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你跟他，你毕竟是他的晚辈了；范老太师是他的个老恩师，他旁的地方不去，老恩师这个地方非去不可，你请范老太师转交把孟大人。”

方举马上赶到范相府，见到范老太师，不但把这张纸的事情告诉范老太师，另外趁机告诉范老太师：“我现在面前有一班英雄都是忠良之士。”范景文点点头。

“不要多说，这个事我心头有数了，马上下来我自有安排。”

第二天中午，孟忠弼赶回北京。吃过中饭之后，带了几个当差心腹，进宫来见万岁。因为他是奉旨回都，皇帝有圣旨叫他家来的，可以直接进宫。

到了宫中间道小太监：“皇帝在哪块？”小太监告诉他，万岁在御书楼，跟信王千岁在一起谈了玩呢。

“信王千岁也在御书楼？”信王千岁最近不但身体好了，半夜才走的，一早就来了。

孟忠弼上了御书楼，倒身下跪：“万岁，臣蒙召见，请圣安，听圣命。”一道奏折捧过头顶，这道奏折在保定就写好了，说明他自己一年当中在杭州跟保定做的主要的事情。小太监接过之后，呈上龙案。

皇帝心头有数，这个东西是个正常的东西，回头有时间再看吧，先把它放在旁边。倒有一年听不到这个侂腔侂调了，侂子家来了？

“朕调尔回都，审问举士祝贤告宰相梁彦山埋没英才、赚杀书童一案，埋没英才有贡卷可考，赚杀书童要有尸骸为凭。朕命尔带手下明日大早赶到梁相府外花园，起尸三日，三日内起出书童尸骸，坐堂审问原被告一案。”

“嗯，万岁，臣不去。”

皇帝老儿把他望望，孟忠弼呀，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些地方犯嫌，老早我

皇帝跟人说话还不得人敢跟我回过一句的，也只得你孟忠弼：“卿为何不去？”

“嗯，万岁，梁相府花园地方太大，臣那个衙门里面当差的太少，三天时间也找不过来呀。”

三天时间他不够？“三天时间不够，好，朕给你三限。”

三限多少？一限三天，三限就是九天了。那皇帝不会就给他九天吗？不，九天跟三限这个说法大有区别：如果你就给他九天，他明儿个他进了梁相府外花园，九天之后才可以出花园，三限则是一限三天，三天找不到，要出花园到皇宫内院跟皇帝再要第二个三天，第二个三天找不到，再来要第三个三天，这叫三限。

“多谢万岁，臣不去。”

“卿为何又不去？”

“臣那个衙门当差的太少，人手不够哇。”

“人嫌少了？人少不要紧啊，朕马上圣旨一道，命御营总兵马成龙调一百名官兵供尔使用。”

“多谢万岁，臣还是不去。”

啊，皇帝都来气了。要死了！孟忠弼啊，你就这么难玩法子，你说时间不够，我给你时间；你说人不够，我给你人，还说不去！皇帝都气了：“卿为何又不去？”

“嗯，万岁，你不是不知道啊，这个梁相府的家将惯会杀人，臣这么大的年纪，进了梁相府之后，把老命玩掉，不上算，臣不敢去。”

天启皇帝把他望望，侉子，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法子的？你刚才说什么东西啊？说人家梁相府的家将惯会杀人，什么叫惯会杀人？就是经常杀人，不断杀人了？到现在为止不过杀了一个书童，尸骸还没找到。还不晓得是真是假，他就说人家惯会杀人？

皇帝一气之下，肉他下子：“卿尽管放心，朕圣旨一道通知梁彦山，你在花园起尸期间，梁相府上下人等，谁动你汗毛一根，我将梁相府全部抄斩，抵你的老命。”

“嗯，多谢万岁！”

你肉他啊？侉子就要这句话才好办呢。马上磕过头站起身旁边站，当然跟信王千岁见礼。

皇帝圣旨下，把吏部天官崔成秀及刑部大堂邬文华召上御书楼，关照崔成秀：“你马上到梁相府通知梁彦山，明儿个早上孟大人到他家外花园起尸三日，而且是三限，但是他家上下人等随便哪个敢动孟大人汗毛一根，我把梁相府全部抄斩，抵他的老命。”

崔成秀到了梁相府传了圣旨。梁彦山一听，厉害啊厉害，魏忠贤派人去杀他的，杀的人还没家来，他倒先家来了。还没怎么相干，动他汗毛一根，就要拿我全家抄斩，马上传下口令：“今儿个把外花园人全部搬进来，外花园腾空了，我让他玩。”

孟大人回到自己衙门时间不大，御营总兵马成龙一百名官兵来了，带来张名片，背后还批了两句话：跟孟大人打个招呼，一百名官兵皆是弟之心腹，兄尽管使用。孟大人布置孟生、孟贵和手下当差的，明儿个进花园起尸要用的东西要一起带了去，包括吃啊喝的，三天不出来，都要准备好了的。

随后，孟大人赶奔范相府，来见老恩师范景文。一年没看到老恩师，老恩师毕竟马上八十岁的人了。到了范相府，师生见礼，坐下喝住茶谈住。范老太师听听高兴。

马上范景文也把北京城这个一年当中孟忠弼不在时发生的有些事情，告诉了他。其中两件最主要的事：“第一，高年科在信王千岁面前告状，告梁彦山侄孙梁天庆谋反之事，当时他是拦舆告状，王驾没得办法，当面不准，背后准了他的状词，你看这样的做法可妥当？”

孟忠弼一听：“做得对，落到我的手上我也是这样做法。智者所见相同，范老太师放心。”

“另外还有一件事，你望！”手再抬，袖笼当中掏出来了就是皇甫举记下的王彪的这番话，当然同时告诉他现在方举面前有一班英雄都是忠良之后。

孟大人把皇甫举写的王彪的这张纸望了之后：“老太师啊，这个当朝宰相梁彦山靠不住了。”侉老爹心头话：我一路家来就在路上我还想呢，埋没英才、赚杀书童两桩事太小啊，这两桩事摆在宰相身上，一点个大的小事能办得了他吗？我还准备想什么办法跟他算总账呢，现在不要想其他办法了，就这个案子就成了功了。

由这个时候起，孟忠弼就想到案中审案，就把这桩事情朝多宝禅林的事情上移了。时间不早，孟大人告辞，走回到自己衙门吃晚饭，收拾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孟生、孟贵已经把当差都传起了，东西都准备好了，一起赶奔梁相府外花园，到了梁相府外花园，进去之后，把外花园通外面的角门、通里面的角门全部下锁、关闩、贴封条。孟大人望了一望，外花园有座蝴蝶厅九间头的大厅，行，就选择在蝴蝶厅落座吧。

孟生、孟贵过来问道怎么办，孟忠弼说：“那么你们两个人先下去代我查点下子，看看他家梁相府可有人朝我们这边望吧。”

孟生、孟贵随时下来查点，再一望，乖乖，怎么有人朝这边望啊。多呢，相当多呢。梁相府这班豪奴恶仆，平时欺人弄惯了的，仗势欺人，今儿个想不到花园交了把孟忠弼，还不晓得这个侉子什么玩法，有的趴在墙头高头，